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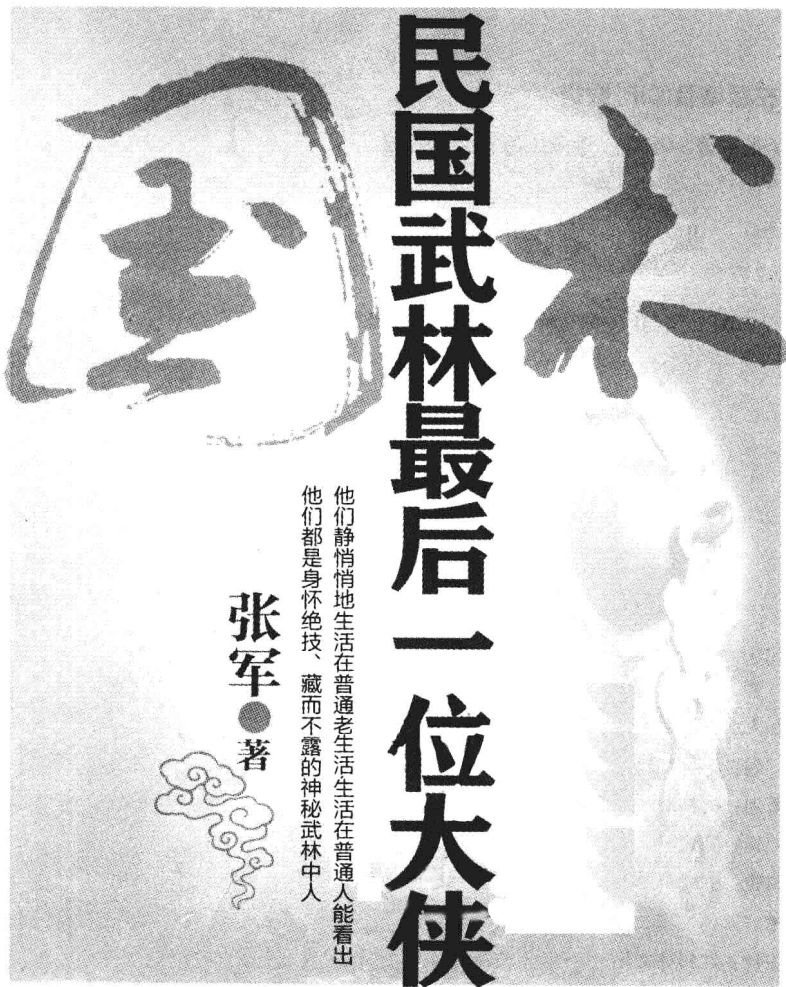
# 民国武林最后一位大侠

神秘的江

元甲叶问并不如他

他们静悄悄百姓百姓之间老百姓之间，没有人能看出他们都是身神秘秘武林不露的神秘武林中人

张军 ● 著



# 民国武林最后一位大侠

他们静悄悄地生活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中普通人能看出  
他们都是身怀绝技、藏而不露的神秘武林中人

张军 ●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术 / 张军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229-04733-7

I. ①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8832号

## 国术

GUO SHU

张军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同耀 华章同人

执行策划: 柯林斯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王 水

特约编辑: 刘祥英 王 雪

营销推广: 杨 霄 唐佳洁

封面设计: 红杉林文化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65584936

E-mail: haiwaibu007@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170千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6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看过热销书《逝去的武林》之后，我突然想写一部关于武者的小说。这是一个真实武林的故事，目的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神秘群体真正的生活状态。

书中的那些人既没有人能飞来飞去，干着杀人于无形之中的买卖，也没有人能于乱军之中杀个七进七出，一双肉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他们不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，只是活生生的凡人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。与其他行当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静悄悄地生活在普通老百姓之间，没有人能看出他们都是身怀绝技、藏而不露的神秘的武林中人。

这些人有些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人、手艺人，有些是专门做生意的买卖人，还有警察、学生等。无论是何职业，一脉相传的中华武术，早已经深深地藏在他们的骨子里和血液里。

民国初年，中华武术进入最黑暗的时期。快枪和大炮使武术没有施展之处，中国的习武者大都陷入迷惘之中：武术现在有什么用？老舍曾经这样描述：枪口还热着，长矛毒弩，花蛇斑彩的厚盾，都有什么用呢？镰旗、钢刀和口马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；今天是火车、快枪与恐怖。

《国术》就以这一时代为背景，从一个年轻的说书人赵学谨（赵有福）来北京闯荡，无意中介入到两家书场的矛盾展开叙述，渐渐揭开中国近代武林世界的神秘面纱。主人公和他所接触的中国近代武林人士们代表着这一时期



中国的广大武者，虽然他们不知道武术在中国还有什么意义，以及为衣食奔波而忘了武术这一技能对他们生活所具有的实在意义，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武术，一直在寻找中华武术的出路。最终，这个憨直的小子赵学谨（赵有福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也为中华武术找到了位置。

一



公元一九一六年，民国五年，六月六日，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全国一片“倒袁”声中一命呜呼，带着他没有做完的皇帝梦去见了先人。

副总统黎元洪做了民国第二任大总统，手握重兵的参谋总长段祺瑞升任内阁总理，蔡锷、唐继尧的护国军留在西南，李烈钧的护国军在广东南站稳了脚跟，冯国璋、曹錕等袁世凯旧部也撤军回到驻地，宣布独立的各省又发电表示取消独立拥护中央。一场几乎燃遍全中国的战火这才平息下来。

虽然全国闹得沸沸扬扬，打得轰轰烈烈，但北京城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市井百姓，还是照样不紧不慢地过着生活。北京城的书场茶馆仍是红红火火，茶客如流。黄掌柜家的“客来香”书馆照旧每日鸡叫二遍就打开了门，伙计搬了梯子把写着“客来香”三个金字的招牌擦得亮亮的，收拾了桌椅板凳，摆好了茶具香茗，然后在书馆儿门前立个“口”字招牌，这就算开业了。

老北京的书馆一般上午十点钟开场迎客，到了下午两三点才开场说书，但在天快放亮还没亮的时候仍有一笔生意可做，那就是瓦木匠、裱糊匠、打鼓的、拉车的这些个人会在这个时候来茶馆小聚一下。每人沏上一壶茶，各自给茶钱，谈谈前一天的生意，交流一下这些天的行情。这个时候的茶钱最便宜，茶叶当然也是最差的。一般是把别人喝过的剩茶叶都收集起来，倒在一个竹筐里，专门用槐角水浸泡后晒干，再用茉莉花一熏蒸，仍旧卖出来喝。好在手艺人图的只是个便宜，并不讲究这个。不同行业的人在不同的书馆茶社小聚。但凡愿意做这个生意的书馆茶社，早晨就在书馆儿门前立个“口”



## 团木

字招牌，以作招徕。

黄掌柜的“客来香”就在东安市场的大马胡同路北。前面勾连搭建六间朝阳大瓦房，外边一圈用竹子编的篱笆墙，上支下摘的窗户，二十几张八仙桌，既干净又敞亮。大堂正中有个砖砌的说书台，说书台两旁柱子上挂着一副木刻的对联：“广轶事见闻水净花明饶雅趣，庆同人快聚茶初香半涤尘襟”。

门面房的后面是个四合院，院中搭有罩棚。和门面相对的是过厅，过厅两侧的厢房和过厅后面的后堂设“雅座”，大罩棚下设“散座”。夏季茶客们在罩棚下乘凉品茗，冬季罩棚四面罩上面布帘子封闭起来，院内生起火，整个茶馆内暖意盎然。再往后过一小山墙又是一个四合套院，伙计们住东西厢房，三正二耳的五间北房，是说书先生和茶客留夜的地方，四间南房，是掌柜自己的住处。

东家黄掌柜早早地净了脸，漱过口，穿一身三蓝铁线夹衫，外套枣红色珠地铁红马褂，足蹬尖口黑缎鞋，走出了后院，看着伙计把店里店外收拾齐整，然后便站在门外迎客。

虽说“客来香”每日清晨的第一批客人不过就是些来喝“槐角水泡过的茶叶”的拉车车夫，但黄掌柜活了四十三岁，做了三十年生意，一直信奉“再小也是生意”，“头单生意好，一日生意红”。所以每日清晨开门，他一定要亲自来迎第一批客人。

“马老板、李老板早啊。”

“不早没饭吃啊，黄掌柜不是也一样早么！您生意可是比我们做得大啊。”

“唉，拿我说笑话了不是。里边请！”

几个拉车的车夫和黄掌柜打过招呼，径直走到茶桌要茶水，然后便抓紧时间谈论些行内之事。

拉车的不比平常无事喝茶的闲客，只一会儿工夫车夫们便三三两两地来齐了。都是平时再熟不过的脸，黄掌柜看看人都齐了，知道再不会有客

来，便要收脚走回去。临转头时他冷眼向东一瞥，却见东边斜对面仁义轩书馆的两个伙计拉拉扯扯推出一个人来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声音不是很大，隔着又远，所以听不大清楚，只听到几个字顺着传过来，隐约是“我们掌柜的……”

黄掌柜把身子又转回来，一面瞧着那个人向这边走过来，一面猜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眼见那人走近了，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，穿一件粗蓝布夹褂，但那蓝色大概是沾了太多污渍的缘故，变得深浅不一。一张脸也是好久没洗了，灰不溜秋的还有几道子指印。矮塌的鼻子，一嘴的碎牙，长相也极不堪，只有眼睛炯炯有神，若是仔细迎了那人的眸子看，便让人感觉到这个人有种和普通人不一般的逼人气质。

那后生走到黄掌柜跟前，先鞠了一躬才道：“先生，我不是要饭的。我想找你们掌柜的说句话。”

黄掌柜没想到他会向自己鞠躬，而且一来就说自己不是要饭的，觉得有些意思，问道：“你找我们家掌柜的有什么事？”

“请掌柜的收我说书。”

老伙计老白从里边走出来喊黄掌柜的，听了这后生的话，笑道：“这孩子，你以为说书那么容易么？别的不说，上台都讲个精气神，腰板一直，眼一睁，醒木一拍，全场就得鸦雀无声，一齐支棱着耳朵听下文。就你这一团灰泥似的，行么？”

后生头一抬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我，我现在这个样子是……饿的！你等我吃饱了！”

黄掌柜扑哧一声笑起来：“吃饱了？你还是要饭哪！老白，给他拿两个窝头打发他走。”

后生见这两个人不替他喊掌柜，迈步就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还喊：“我找掌柜的，我会说书！”

老白一把没扯住，后生三步两步蹿进了茶社。老白急得在后边叫：“抓住





他，把他揪出去！”

店里的伙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齐上来把他摁住就往外拖。那后生挣扎着喊：“怎么就都不让我见掌柜的呢？我说一段给掌柜的听听，一准收我！”

这时那些拉车的车老板们也不喝茶了，一起围上来看热闹。见这个后生吵着要说书，一齐七嘴八舌地替他说话。

“让他说一段吧。”

“反正现在除了我们哥几个也没外人，说个小段也没什么。”

“说好说赖都不是你们家的先生，不会砸了‘客来香’的牌子。”

众伙计见老主顾一齐为后生说话，都转头看黄掌柜。黄掌柜还在犹豫，只听远处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让他说吧。”

众人往喊声来处一瞧，见书馆后门头站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，穿一身长衫，瘦脸长眉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身材消瘦，但立得笔直。这人大家都认得，是“客来香”书馆的台柱子赵先生。赵先生在书馆呆了好多年了，论起说书来那算得上北京书界的红角，北京城里但凡常听书的人，没有不知道“客来香”赵先生的。赵先生既然为这个小伙子说了话，黄掌柜当然不能驳他的面子，点点头道：“行，听赵先生的，你就站在这里给我们说一段，挑一个你最拿手的说。”

伙计们见掌柜的发了话，便松开手。老白催促道：“快说吧，说完了给你拿两个窝头走路。”

后生看了看众人，转头又看了看说书台子，回过头来道：“我要到台上说，还要有醒木、扇子、手帕！”

“嘿，我说你小子要得还真全乎。让你在这里说一段就不错了。你说吧你！”

后生已经知道刚才那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是掌柜，不去理老白，却拿眼去瞧黄掌柜。黄掌柜则拿眼去看赵先生，只见赵先生已经捧了一杯茶坐在书台之下了，脸冲书台，慢悠悠地品着茶，这是要听那后生在书台上说书的意思。黄掌柜又点了一下头道：“好，只说一个小段。你去那台子上说，东西都让人

给你预备齐。不过你给我听好了，说得好了可以让你说完一段，说不好让这些主顾们喝了倒彩，你就立刻打住，给我走人！”

“对，窝头你也别想要了。”老白补上一句。

后生使劲点了一下头：“行。”

后生走上书台，伙计把醒木、扇子、手帕三样东西备在案上。底下一行人都坐了下来，伙计们也不干活了，袖着手站在后边看新鲜。

黄掌柜在台前找了个座位，方一坐下，只听那后生在上边啪地一拍醒木，脆响惊四座！黄掌柜抬眼再一看，虽然人还是方才那个人，破蓝布褂子还是那身破蓝布褂子，但眼前的人好像变了一个样儿。身板倍儿直，眼睛放光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就连脸上的几道手印子，也好像变成了包公额上的月牙疤！

“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。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！”

《七侠五义》八句五十个字的开场白，让这后生说得是字字如钢，声声震耳。黄掌柜不由把方才一肚子小看的心思抛得无影无踪，心里反而暗赞一声。

只听那小伙子在台上继续讲道：“大宋朝四帝仁宗赵祯在位，国泰民安，万民乐业。上下一心，社会安定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澄州干旱三年，颗粒无收，这老百姓啊，饿死了无数。朝廷呢，曾经也派了几个放粮官，放粮赈济灾民，不但情况未见好转，相反更加严重。为这件事，年轻的皇帝赵祯，十分不痛快。这一天升坐早朝……”

小伙子声音洪亮，入耳熨帖；吐字清晰，句句有韵。黄掌柜听书听了三十多年，已经是评书行家，只感觉此人的手、眼、身、气，声调的轻、重、缓、急都像是名家调教了的，可谓是台上三两步，触到天尽头，口头四五句，人情都说透。刚有刚的妙，柔有柔的优，刚柔宜并济，处处把人扣。引得台下的车夫、伙计连连叫好，喝彩声不断，就这样一直讲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方才停下。

这时只听台下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糟啦！”

黄掌柜回头见是拉车的马老板，关切地问道：“马老板，这书讲得不好么？”

马老板一拍大腿道：“讲得太好了！我他娘的听得入神，把拉车生意给耽误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儿品茶听书呢！”

众车夫一听，如梦方醒，纷纷付了茶钱，离座向外走。伙计们也明白过来，走开来各忙各的。

后生见人们散了，走下台，先找刚才帮自己说话的赵先生，但不知何时他已经走开了，只留了喝剩的半杯茶在桌上。只有黄掌柜还坐在那里，后生走到黄掌柜面前又鞠一个躬，问道：“掌柜，您肯留我说书么？”

这时黄掌柜再看那后生，他又恢复了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只有两只眼还是亮的，心中暗道：“上了台像条龙，下了台像只虫。这样的人还真是少见！”他指指面前的凳子道：“你坐吧。”

后生看了看凳子，轻笑一声道：“掌柜的在这里，哪儿有我的位子。”

“我和说书先生不兴说这个，你还是坐吧。”

后生一听这话，知道有门，脸上禁不住带出些喜色，忙坐到了凳子上。黄掌柜回头喊一声：“端茶上来。”伙计刚答应一声，黄掌柜又补一句，“要上好的福鼎大白！”

伙计送茶上来，用滚水一浇，冒上两团白汽。黄掌柜和气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姓赵，叫有福。”

“打哪儿来的？听口音像是山西人。”

“山西晋中祁县人。”

“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城？老家过不下去了？家里还有人么？”

“我娘生弟弟的时候难产死了，我爹拉扯着我们哥俩长大。家里有五亩地，都种了白蜡杆。祖上传下来做蜡杆的手艺，靠卖这个，老家还能过得去。”

“白蜡杆？是做枪做棒用的吧？你爹会武艺啊？”

“掌柜的，我们祁县一带不外乎三种人，一种是东家，一种是伙计，还有一种便是专为人家送镖护院的。我祖上原来干镖行买卖，后来不知怎的接连走丢了几次镖，便退出镖行，改做白蜡杆的生意，但武艺并没有丢。再后来晋商一个接一个地倒了，东家没剩几个，伙计越来越多，送镖护院的就很少有生意可做了。倒是晋中好武之风还没有失，白蜡杆的生意虽不如前，也还凑合。”

“你也会武？是哪门哪派的？”

“我们那里练的都是形意拳。至于哪门哪派，父亲还真没跟我们说过。”

“你不知道自己练的是哪派的形意拳法？”黄掌柜透过热腾腾的两团茶雾盯着赵有福。

“都说‘穷文富武’，练武要花时间精力，富人练武，不过是多花一些钱罢了，还可以防身健体；穷人习武，只会糟蹋钱，到最后凭一身武艺为盗，那就不是好事了。所以古人有说法：富不教书，穷不练武。到我太爷爷那辈，大人就不逼着子弟习武了。我爷爷还会个三拳两腿的，到父亲那辈就只见过没练过，我和弟弟都改了读书，希望能靠读书光耀门第。弟弟读书不行，我念书还好。父亲供我念完了小学堂，然后送我到省城读中学。在省城我头一次听到评书，一下子就入了迷。到最后竟丢了学业，一头钻进书馆。后来，父亲听说我废了学业，来太原痛打了我一顿，要我回去跟他卖蜡杆。我知道这一回去就再也没有出来的机会了，半路上歇宿的时候跳后窗逃了。也不再回太原，就径直来到了北京。当初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和路上的吃食，所以到了北京已经分文皆无，只好一边讨食一边到书馆打问想找一件事做。”

“原来你这身讲评书的本事是自学的。自己个儿琢磨就能学到这个份儿上，也算是个奇才！”

“掌柜的过奖了，太原有几位讲得好的先生也给评点指教过。光靠自己悟，没有人指点也不行！”



“嗯，我让你留我这儿。不过话先说到前头：管吃管住，每五天有一天是荤菜，住的是后院正房；头一个月只有三块大洋，第二个月按场子给钱。讲好了我亏不了你。一年之内不许转场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成，只要让我说书，不要钱也成！”

黄掌柜呵呵一笑，站起来拍拍赵有福的肩：“不要钱不成，你还要孝敬父亲、娶媳妇，没钱哪儿成！”



黄掌柜让老白给赵有福弄了一卷铺盖，到后院正房东头住下。一般说书先生都有家，没有人住在书馆。只有赵先生，他老婆在保定，膝下没有子女，只一个人在北京，所以单占了一处明房。刚才听赵有福讲完书，便到后院撒米喂麻雀。抬头见老白领着方才那个说书小伙子抱着一卷铺盖走进来，便留了意，直起身站在门口仔细瞧那年轻人。

两个人走过来，老白向赵先生先问了个好，然后对赵有福道：“这位赵先生可是咱们书馆的台柱子，只要是赵先生的书场，‘客来香’一定爆满！方要不是赵先生，你还真没机会上台露这一手！”

赵有福鞠个躬道：“我叫赵有福，谢谢赵先生！今后还请赵先生多指点！”

赵先生笑道：“没想到，你还真有两下子！”又问老白，“安排他住哪儿啊？”

“住您隔壁，东头。”

“噢，夜场不回的先生也都住那儿，有些乱啊。我看这样吧。我一人占着两间正房也浪费，让他住我外屋吧。你说呢，赵有福？”

“那样打扰先生了，我还是住东屋吧。”

“别说客气话儿，我里屋你外屋，只有我打扰你，你是扰不了我的。你要是嫌弃，我再不说二遍话。”

老白一扯赵有福的衣角，赵有福立刻道：“行，我住外屋！多谢赵先生！”

老白也替赵有福谢过赵先生，便领着赵有福进了赵先生的家。

赵有福走进堂屋，只见堂屋正中，一张红木两节柜，上面摆着笔墨纸砚、

一只枣红色的紫檀醒木、几本杂书、两个盘龙的青花瓷瓶。条案两边列着四把紫檀椅子，上面还铺了紫缎的椅垫子。正中屋梁上垂下来一盏电灯，正照着下面的一张四仙桌，上面是茶盘子，里边放好了茶壶茶杯，还有雕漆的烟盒子和几根火柴。靠东边一张白木茬的光板床，胡乱扔着炕帚、剪子等杂物。

赵有福把铺盖放在椅子上，走过去收拾床铺。老白打个招呼走到门口，又和赵先生说了一会儿话，这才离开。赵先生慢慢地踱进来，拉了一把椅子坐下，看着赵有福收拾床铺，说道：“你这个名字不好，说书人得有个响亮的名号，我给你起个艺名好不好？”

赵有福笑道：“那是再好不过！听说起艺名的时候还要烧香呢！”

“拜师入门起艺名才烧香拜祖，你已经艺成出师了，不必再拜师父。艺名就叫做赵学谨，你看如何？”

赵有福听了放下手中的活计转过身问道：“赵学谨？这个名字很雅！请问赵先生，这个名字有什么说法么？”

“谨，慎也。《诗经·大雅》里头有两句话，一句是‘以谨无良’，另一句是‘以谨罔极’。前一句的意思是不和奸狡诡诈之徒交往，不受他们的引诱和欺骗；后一句的意思是做人要行得正走得端。这全仗一个‘谨’字。若是按老百姓的话，为人小心谨慎，方能平安一世。”赵先生讲完这一席话，自己也觉得很满意，顺手从桌上拿起一块醒木，放在手里拍着，眯起眼来瞧着赵有福。

赵有福听了走过来道：“先生起的名字真不错！我往后就用这个名了。我先给您行个大礼！”说完跪下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。

赵先生的书场安排在晚上，下午没什么事，便在屋子里请赵有福再说一段评书。赵有福也想着请赵先生指教，便摆了书桌，拿了醒木、扇子、手帕，正儿八经地说了一段《三侠五义》。赵先生听完，嘴里连连赞叹着：“没想到自学也能学到这个份上，你从娘胎里出来，注定是要干这一行的！”

当晚赵有福把起艺名的事告诉黄掌柜，黄掌柜说这是个大事，要好好操办。晚上赵先生下场之后，黄掌柜在后院摆了一桌席，请赵先生坐在上首，重新

说了一遍改名的事，赵有福重又向赵先生磕了三个头。过去艺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，都严格遵循师承关系。艺者必须磕头拜师才算有了门户，同行才会予以承认。否则，将会被同行骂为“没爹”，到处受排挤。赵先生白日里说赵有福艺成出师，不必再拜师父那是自谦的话。到了席上，黄掌柜替赵有福说出拜师的话，赵有福也再三恳请。赵先生本是很喜欢这个小伙子的，便一口答应了。

徒弟分为“授业”、“拜门儿”、“寄名”三类。授业即“入室弟子”，大多数从幼年学艺，受到较系统的传授；“拜门儿”一般是带艺投师，在原有基础上再受些指点。以上两种都有拜师仪式。而“寄名”则无拜师仪式，只凭一封信或一句话就算某老师的弟子了，故又称“口盟”。赵有福做了赵先生的口盟徒弟，黄掌柜掏了十块大洋，八块让赵有福转送赵先生，作为拜师礼，两块留着让他到沽衣店买件八成新的像样的上场衣服。赵有福从今儿个起就改叫赵学谨了。

第二天赵学谨坐在书场后排流水座上听了一天书。第三天上午场的时候，黄掌柜便在书馆门前挂起了写着“赵学谨”三个字的水牌。

但凡在场子唱戏、评书、说相声这类行当，一靠身上的真本事，二靠有朋友和喜欢自己的观众捧场。捧角、捧角，不捧难成角！捧角的人按现在的话叫“粉丝”，英文叫做 Fans。赵先生心疼徒弟，怕赵学谨第一次讲书冷了场，自个儿掏钱请客，请了十几个自己的“粉丝”到场助威，又掏钱专门请裁缝为赵学谨订做了一身上场服。第一场评书段子也千挑万选，替赵学谨选了当时最热门的武侠评书《七剑十八义》。有师傅这么照顾着，赵学谨说评书的底子又深，说起书来张弛有度，引人入胜，场下自然是叫好声一片。

赵学谨在台上连说了七天，台下叫好声喊了七日。渐渐地，但凡挂起赵学谨水牌的时候，听书的人就比别的上午场多出许多；赵学谨一下了场，请他吃饭，和他说话的茶客一个接着一个，应接不暇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赵学谨红了。





一个说评书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红起来，行话叫做“挑帘红”，是很不容易见到的。黄掌柜见自己的书场出了一个“挑帘红”，自然是很高兴，立刻就给赵学谨排了下午场和晚场。书钱也涨了，原来是一个月三块大洋，现在是三七分账。

大多数喝茶听书的书客是在下午场和晚场过来，所以大书场在这两个场次安排的都是有一定功底和名气的演员。至于分账，小书场是倒三七分账，就是说书先生拿七成，书场拿三成；有名声聚人气的大书场是正三七，说书先生拿三成，书场拿七成。如果说书先生是名角，则五五分成；说书先生是北京城数一数二的红角，仍然是倒三七，书场只拿三成。所以赵学谨只用不到十天的工夫，就开始说下午场和夜场，拿了三七的分账，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。